

1206.7

F30

丁玲研究五十年

袁良骏

责任编辑：许幼珊
书名题字：韩嘉祥
封面设计：董建

丁玲研究五十年

袁良骏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1.625印张 5插页 25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

ISBN 7-5309-0711-5

I·47 定价：6.65元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

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摘要和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前 言

1986年春，天津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并约我撰写《丁玲研究五十年》，我感到十分荣幸！

拙编《丁玲研究资料》和《丁玲集外文选》相继出版后，我一直准备对丁玲的创作和思想作一点系统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而对半个世纪来丁玲研究的历史回顾，正是我着手进行的丁玲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尽管有些同志提出了学术研究可以不要资料、不顾前人而进行“直接思维”的高见（据说，否则便是“爬行主义”），但笃拙如我者仍觉得必须将前人的研究终点当作自己的研究起点，巧妇还是难做无米之炊。“直接思维”，玄想连翩，“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诚然是可敬的，但奈我凡夫俗子不可企及何？如果这就叫“爬行主义”，那我也就甘当“爬行动物”了。

接受撰写《丁玲研究五十年》的任务不久，丁玲同志去世了。悲痛中我送去了这样的挽联：

八十年坎坷两度入狱数次蒙冤经历创文坛奇迹

二百万遗著一鸣惊人百世流芳文章树一代新风

这当然不意味着丁玲的为人和创作没有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丁玲无论为人还是创作都有明显的局限。丁玲晚年的某些主张和行动，使她至今仍是一位聚讼纷纭的人物；而她的创作，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作品留下了明显的艺术败笔。这都是

毋庸讳言的。但是，丁玲毕竟是一位震惊过文坛的女作家，她毕竟为新文艺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正因为她的为人和创作都难免瑕瑜互见，才更便于我们进行客观的、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论述。综观丁玲研究五十年的历史，凡是研究较有成就的学者和时期，都是具有如上特点的。反之，一味溢美或全盘抹煞，都无法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说论。我对丁玲研究五十年的历史勾勒，努力反映出这一特点；我个人对丁玲作品的论述，也努力体现这一精神，这是从章节安排上即不难看出的。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我的做法和评价是否允当，那就只好就正于广大读者以及学术界、创作界的朋友了。

由于丁玲的坎坷经历，她有二十余年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丁玲研究也被迫有二十余年的中断。这就使丁玲研究五十年的历史具有了独特的面貌。本书努力较准确地勾勒这一面貌，努力理清这项研究所取得的基本成就、所存在的主要不足以及一些学术论争的主要焦点。假如这个勾勒和梳理可以为青年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则是笔者最大的愉快。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港台、海外丁玲研究巡礼”一节，大有隔靴搔痒之感，之所以斗胆献丑，无非是抛砖引玉，深望得到海内外学人和朋友的批评指正。

本书原拟定名为《丁玲论稿——兼论丁玲研究五十年》，并且分别请启功先生和吴组缃先生题签。但由于和丛书体例不合，只得将副题改为正题。遵照出版社的意见，我将自己对丁玲创作的某些论述，适当纳入五十年研究历史的勾勒中。未能纳入的部分，留待以后再作发挥。这里要请读者加以谅解，并向启功先生和吴组缃先生致以谢意和歉意！

由于身体动了一次手术，元气大伤，本书拖延交稿达一年半之久！这是很对不起天津教育出版社和责任编辑许幼珊同志的。而他们的一再照顾和等待，也实在使我铭记不忘。书稿付印之前，我要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也要再一次感谢为本书撰写提供援助的所有同志和朋友。

袁良骏

1988年底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目 录

一、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	1
二、丁玲的崛起与现代文坛·····	6
三、《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代意义与莎菲形象的 典型意义·····	10
四、杰出的心理小说家·····	15
五、“震惊文坛的一颗炸弹”——萌芽期丁玲研究·····	25
六、从自我模仿到“革命加恋爱”·····	28
七、“危机”与“转机”——“左联”时期的丁玲研究·····	37
八、沈从文的《记丁玲》·····	45
九、“革命文学”创作与《意外集》·····	51
十、与众不同的抗战文学创作·····	58
十一、“大风暴中的人物”——抗战前后的丁玲研究·····	72
十二、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之一·····	79
十三、独特的发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二·····	94
十四、“急就章”带来的艺术缺陷——《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之三·····	98
十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与丁玲的荣辱·····	109
十六、一个夭折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	117
十七、丁玲小说的艺术个性与局限·····	121

十八、新时期丁玲小说研究综论·····	133
十九、散文家的丁玲·····	158
二十、丁玲的报告文学·····	163
二十一、丁玲的回忆录与怀人悼亡之作·····	178
二十二、丁玲散文的成就与不足·····	190
二十三、丁玲散文研究简述·····	199
二十四、丁玲早期的文艺思想·····	207
二十五、丁玲“左”倾后的文艺思想·····	214
二十六、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	225
二十七、丁玲文艺思想得失谈·····	237
二十八、丁玲文艺思想研究的起步·····	243
二十九、丁玲的剧作与剧评·····	249
三十、丁玲的几首诗·····	260
三十一、港台、海外丁玲研究巡礼·····	265
附 录	
1. 丁玲晚年著作目录(1979——1987)·····	286
2. 八十年代丁玲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342

一、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丁玲都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个奇迹。她的坎坷一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缩影，它深刻展示了历史的血泪、祖国的荣辱、人民的哀乐和文学的盛衰。丁玲，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作家。

奇迹之一：很早接触共产党人而很晚才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初，刚刚步入十八岁妙龄的丁玲与她的挚友王剑虹一起进入了由著名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上海），教师也多为共产党人。这所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女党员。以丁玲当时的满腔革命热情，她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这些女干部、女党员中的一个。但是，不然，丁玲却一度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丁玲与共产党一开始便失之交臂了。

次年春，她在南京结识了另一位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经他介绍，她和王剑虹一起又进入了同样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剑虹很快与瞿秋白结了婚。这一次，丁玲大概可以加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了吧？不，她又象一只离群孤雁一样离开了上海大学，她不是缩短了而是加大了她与共产党的距离。她旋即到了北京，住在清苦的公寓里，不是到北大旁听文学课，便是学习绘画或补习数理化课程。当北伐革命如火如荼在南方胜利开展之时，丁玲却沉醉到恋爱生活中去了。

1927年底和1928年初，她相继发表了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了文坛；遂后，小说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以及中篇《韦护》等先后出版，她的丈夫胡也频急速左倾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但丁玲却并不与胡也频同步。她了解他，支持他，但却并未马上追随他。她虽然也在1930年加入“左联”，但直到1932年她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接触到加入，丁玲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这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考验她的十年，但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她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十年。这在当时的知识女性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奇迹之二：既入国民党监狱，又入共产党监狱，又都大难不死。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绑架了丁玲并把她囚禁于南京。直到1936年秋，她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营救下逃离虎口。按照常规，国民党特务很容易象杀害胡也频等左翼作家一样把她杀掉。但是，没有。他们取采了软化政策，他们让丁玲和她的第二个丈夫——已经叛变的冯达生活在一起，以图丁玲能够公开发明反共声明。这种声明没有得到，女作家却得以幸免于难，丁玲，成了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1936年冬，她由南京而上海、而西安，辗转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她成了苏区最有才华、最有声望的女作家。但是，谁能料到，四十年后，这位从国民党监狱中逃出来的女作家，又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呢？而且，在国民党监狱中只关了三年，在共产党监狱中却关了整整五年。当她被释放出狱流放到山西农村时，已是一位七十一岁的白发老妪了！这究竟是历史存心与丁玲过不去？还是丁玲命中注定呢？好在，丁玲终于

又活了下来，她又一次大难不死了！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奇迹之三：数度蒙冤而矢志不移。

丁玲第二次入狱是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牺牲品。而“左”倾路线带给丁玲的绝不止这一次入狱。在入狱之前，她已经屡遭磨难了。

1943年延安在极“左”分子康生主持下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所有曾被敌人关押过的同志都被一一立案审查，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检举揭发”，闹得人心惶惶。而丁玲，由于蹲过南京监狱，自然成了“抢救”对象。这一年，丁玲只在结束“抢救”后写过一篇《十月革命节纪念》的短文，其他时间，几乎全部在“抢救”中耗尽了。“抢救”结果，丁玲总算有了个政治结论：南京期间没有什么问题。

丁玲万万没有想到，十二年之后，正当她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而夙兴夜寐之时，一顶“反党分子”的帽子又重重地扣到了她的头上。而南京的已经做了结论的历史问题，似乎也必须重新审理了。

丁玲不服，丁玲上诉，丁玲眼看斗争胜利了！又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反党分子”的帽子尚未摘下，铺天盖地的“反右斗争”又君临到了丁玲的头上：“丁陈（企霞）反党集团”铁案已定，“丁冯（雪峰）右派集团”又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头号功绩，于是，丁玲成了“大右派”、“大叛徒”、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成了与党离心离德的“两面人”，成了人类灵魂的“腐蚀师”……丁玲在文联、作协被批斗二十七次，丁玲被开除出党，丁玲被发配北大荒，丁玲一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远在莫斯科的丁玲的正在求学的儿子也被逼着对丁玲

！“检举揭发”，甚至声明断绝母子关系。

丁玲在北大荒劳动了八年，正当她幻想有朝一日毛主席会将她“赦免”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起，“大右派”，立时成了人人可侮的“专政对象”“牛鬼蛇神”，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丁玲的头上。由“抢救”，到“反党”；由“反党”，到“右派”；由“右派”到“牛鬼蛇神”，丁玲的头衔日益增多，丁玲的问题逐步升级，丁玲又被“群众专政”了八年！加上前后发配，加上蹲监狱，加上“群众专政”，丁玲一共经历了二十二年的磨难。她由一名精力旺盛的中年女作家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丁玲的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实在发人深思、催人泪下！

但是，丁玲对党、对共产主义的耿耿忠心却没有丝毫变化。自己的灾难，她并不斤斤计较，反而一再说是“娘打孩子”。1979年复出返京之后，丁玲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恢复她的党籍，是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历经磨难而矢志不移，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奇迹之四：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暴露派”到“歌德派”。

众所周知，丁玲1943年在延安被“抢救”，不仅因为有南京的所谓“历史问题”，也还有1941年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和1942年的杂文《三八节有感》这两个“现实问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暴露”延安黑暗的“暴露文学”，它们是“直接与国民党部队对延安的进攻相呼应的”，真是罪莫大焉！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丁玲的所谓“暴露”，乃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大忠诚！她暴露的是党和革命队伍的阴暗面，在暴露中她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寄予了最热烈的

期望。

1979年丁玲复出后，写出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散文《“牛棚”小品》，写下了她在“牛棚”中的悲惨遭遇和崇高理想，这是对“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有力暴露。这应该说是《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发扬光大。

但是，曾几何时，丁玲变了，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丁玲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要做“歌德派”，还写下了长诗《“歌德”之歌》。丁玲所说的歌颂党和人民之德当然不错，但是，是否仅能“歌德”而不许揭露党和人民的缺点呢？丁玲的一再解释表明，她的本意正是这样。这样一来，丁玲就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歌德派”的丁玲否定了《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作者的丁玲，也否定了《“牛棚”小品》作者的丁玲。丁玲的这个180°，为许多读者始料所不及，也使她失去了许多读者。这，也许是又一个奇迹吧！

总而言之，丁玲是一个奇迹！了解这一点，才找到了评论丁玲的关键。

二、丁玲的崛起与现代文坛

由于两度入狱和多年磨难，丁玲一生中有二十五年的岁月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因此，她的创作总量，至多不过二百多万字，不及茅盾、巴金、老舍等每位作家的五分之一。其中，小说又不及二分之一。

如果把1953年写的《粮秣主任》和1976年发表的《杜晚香》都包括在内，丁玲共写了四十五个短篇（另有两个未完稿）、一个中篇（《韦护》）、两个长篇（《母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也是一个未完稿）。此外，还有1956年开始发表、1979年重新改写发表的《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开头几章。但是，丁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显著地位和突出影响，这就不能不从丁玲出现在现代文坛的时代因素和社会条件中去找原因。

丁玲比冰心仅小四岁，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当冰心、庐隐、绿漪、陈衡哲、淦女士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纷纷发表作品时，丁玲还只是湖南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生。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人生追求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她才开始登上文坛，她是同龄作家中的一朵“迟开的花朵”。而姗姗来迟的丁玲，恰恰扮演了现代文坛一个特定阶段上的别人无法取代的角色。

不妨从女性文学的角度，首先简单考察一下她的那些先行

者。被誉为“问题小说家”的冰心，曾经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五四”的退潮和她的赴美留学，使她从“问题小说”的阵地上撤退下来，她在母爱、童心、自然美的“和谐”中陶醉了。庐隐和她不同，她远比冰心悲观。出现在她笔下的没有那三位一体的“和谐”，有的只是浓重的感伤气氛和厌世情调。正如茅盾所说，庐隐开始的一些作品，还有着比较积极的社会意义。但越到后来，这种积极意义就越被那种感伤气氛和厌世情调吞没了。^① 淦女士和上述二者又都不同，她也写母爱，但却是写母爱和性爱的冲突；她也有感伤，但更多的却是对爱情的执着的追求和积极的反抗。1927年底，当丁玲开始走上文坛的时候，以上述三人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已经结束了她们对封建礼教的第一阶段的冲刺，而进入了一个相对休整的阶段。

从整个文坛说，“五四”退潮到大革命失败的数年间，也有些相对沉寂。呐喊变成了彷徨，冲杀变成了沉思。投身大革命军旅之中的文学青年无暇创作，而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文学青年却苦于找不到光明和出路。对于这个时代苦闷感受最强烈的，莫过于那些被“五四”唤醒而又走投无路了的知识女性。这些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抱着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理想来到了光怪陆离的社会。但迎接她们的却是恋爱的失败、理想的破灭、黑暗社会无情的迫害。她们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无法不染上浓重的悲观厌世、感伤颓废的情调。庐隐笔下的感伤和厌世，反映的正是这种情调。但是，庐隐毕竟太消极了。正是在这一点

① 《庐隐论》，收入《作家论》一书。